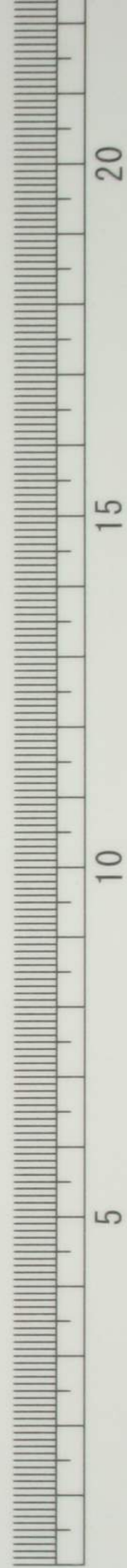




特別
^21
2759
5



鐵花仙史

第七回

藕花居探蓮訪妓

詩曰

行樂須及時。

莫待鬢成絲。

攜琴還載酒。

過訪舊相知。

說這王儒珍正欲看若蘭的和詩做得何如
忽聞嗽聲驚得嬌綃紅渠忙擁着小姐悄然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末

門 21
號 2759
卷 5

遁去。儒珍爽然若失。對着花叢。呆看出神。原來是蔡信來邀儒珍入席。看見光景不雅。乃叫道：「王相公看些什麼？」這等着相前廳衆客俱齊。老爺請相公快出赴席。儒珍聽見。方慌忙將手中詩箋藏入袖內。心下好不耐煩。只得勉強就席。沒情沒緒的坐了一夜。次早本欲留連。希圖再得與小姐一會。奈見其志意甚嫌憎。只得辭別。一路從西湖岸上歸來。此

時正值春濃。四顧山光水色。掩映這兩堤花柳。果然如畫。儒珍緩步而行。不知不覺的已到飛來峯邊。見有酒肆依山。甚是精潔。覺得足力已倦。即便登樓沽飲。因天色尚早。並無遊人到來。極其幽靜。儒珍凭牕獨酌。忽然想起昨日與小姐相會。尚未盡我衷曲。被這不湊趣的蔡信。匆忙驚散。思之殊爲可恨。連小姐答我的詩。還未曾看得。不知做得若何諒

來閨閣之才。不過成句而已。豈能十分工緻。一頭想。一頭便向袖中摸出來看。只見上寫着柳枝咏步韵呈致。

傍簷臨水已條條。拂翠拖黃態更嬌。

淡薄似憐桃葉色。輕狂豈慰小蠻腰。

三春莫待花飛雪。九烈應時綠染袍。

容易一枝持贈別。馬鞭加策奮題橋。

儒珍看畢驚喜道。不想小姐如此聰慧。莫作

等閒楊柳泛吟看過。却是一首訓諭良言。深心如此。怎不教我愛殺。想殺。念我王儒珍。幸與小姐得諧伉儷。也不知生前何福修來。想到樂處。喜不自勝。一連飲了數杯。又將詩箋供在桌上。走到下邊。茶恭敬敬對詩箋作一箇揖道。荷蒙小姐垂意訓諭。不才敢不如教。以報知遇之恩。揖畢復飲。因又想起昨日小姐這一番談論。句句藥石。但言及婚姻。云不

無意外之虞。此言正合蔡翁之動靜。莫非嫌我寒素而欲悔盟乎。却又想道。豈有此理。他也會作民父母。豈不知聖賢之道。不過勢利爲心。軀我孤寒。是實。至於意外云云。當是小姐格外過慮。乃翁應不至此。我且自吃酒。又飲了數杯。覺已微熏。忽又想到。既無悔盟之意。昨日於親友前。何不稱小婿。而云亡友令郎。細審此言。此老悔盟之跡。顯然矣。小姐之

言。豈是過慮。况六禮未行。執柯無據。兼之素手空拳。急忙中。又無力聘娶。再至日久。事非豈非此姻。竟化烏有。躊躇無策。急得悲咽起來。道小姐小姐。雖蒙你義重恩深。不棄寒素。但令尊雌黃其口。倘果生他議。只怕也由不得你自已主張。豈不辜負了你一片熱腸。仍舊無益。說刻苦處。對着詩箋。悽楚不覺垂下幾點淚來。連酒都吃不下咽。忽又奮然道。小

姐詩中明明指引津頭。怎麼我倒懵懂起來。蔡翁之意無過嫌我目前貧困耳。這箇亦有何難待。明歲秋闈。先中一箇解元。與他看看。難道還不中意不成。此段良緣可不依舊是我王儒珍的了。想到樂處。不覺哈哈大笑。正笑間。忽背後一人將扇子在儒珍肩上輕輕一下道。一人獨酌。何發此大笑。儒珍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原來這人姓畢名純來。走物未了祖籍富

陽。吏員出身。考授一任天台縣丞。數年之間。滿載而歸。因母族在杭。遂遷居武林。這畢純來爲人機巧。談笑風生。又善趨承諂媚。所以那些現任鄉紳。無不喜與交遊。這日也因遊春至此。就肆沽飲。不期纔走上樓梯。見有人在那里自言自笑。却認得是王儒珍。即便屏息躡足。潛聽。直待說完大笑。乃將扇頭輕輕叩而問道。兄何得意而快樂若此。儒珍也認得

是畢純來。向知他不是端士。心甚鄙之。乃起身應道。偶爾推敲得句。不覺忘情失笑。畢純來明曉託詞。却佯爲不知道。原來如此。想得句必佳。敢求假一觀。儒珍微笑道。老先亦知詩耶。然雖得句。尚未完篇。畢純來道。只獨吟獨酌。殊覺乏興。小弟再沽村醪。與兄加潤詩腸。少助文思。如何。儒珍時已有了幾分酒。乃又笑道。學生生平作詩有三不吟。非佳山佳

水不吟。非佳花佳月不吟。非佳人佳士不吟。

乏此數佳。卽吟亦不佳耳。雖蒙盛意。但學生

先飲過多。將入醉鄉。無暇奉陪。得罪先別了。

說罷。拱一拱手。呵呵大笑。竟自下樓而去。畢

純來一腔美意。見儒珍這般行徑。乃艷然大

怒道。這不中抬舉的畜生。我一片好心。他却

這般看待。他明笑我非佳士。不足與吟的意

思。但你無過做得兩首歪詩。句寫得幾篇屁

文章出就這樣的輕薄真乃可惡。我方才上樓之時見他說些甚麼蔡翁嫌他貧困又是甚麼先中箇解元這分明是蔡其志嫌他貧窮。要與寒盟的意思。這老蔡一向極與我相得。如今何不迎着他意。三言兩語去打破那小畜生的美滿姻緣。纔曉得我畢爺雖非佳士。倒也不容易就好輕薄得的。因笑道。這小畜生岸然而去無福受我畢爺之賜。落得我自已受用。乃舉杯獨酌了一會。下樓歸家。這正是

小人情最險。

語言須檢點。

宜若鬼與神。

相逢敬而遠。

且不說單純來懷恨而歸。再表王儒珍下了酒樓帶着酣意。一路踉蹌歸去。行不里許。遇着陳秋遊。叫道。數日不見吾兄。適從何來。大有醺然之趣。儒珍笑道。昨祝妻父壽誕。今早

歸來路見酒樓幽潔獨酌一壺不覺至醉吾兄獨行却又何往不知目前元虛之社吾兄會赴否秋濛道今日正爲社中故事頃在縣前打聽了來欲會吾兄說知以發一笑儒珍道有甚故事却到縣前打聽秋濛道說來可作話柄幸兄不去若去時還要笑殺驚殺儒珍道有甚驚人奇事快請道達秋濛即將社中紫宸吟詩做合打倒衆人之事一五一六

細細的說了一遍道兄道可笑也不可笑可驚也不可驚儒珍見說大笑道快哉此打果可驚笑元虛這一班可謂大吃其苦了但此兄所吟何詩兄還記得否秋濛道怎麼不記得因卽口吟紫宸所作詩儒珍聽畢道此詩絕佳真可謂文武全才殊令人羨慕但吾郡並未聞有此能者秋濛道乃錢塘蘇父母之令姪更還可笑那班狀物打得不設不知是

甚算計。今早反到他叔父處。誣以殺人大盜。却破蘇父母套出偽詞。認真起來。翻轉面皮。竟要依律反坐。元虛又吃了些小苦。才得住手。遂出免冤。儒珍笑道。這叫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是所自取。亦何足惜。但這紫宸才思卓越。與爾我頗頗何不同。往一拜。結成鼎足之勢。秋澹道。弟亦有此意。另日當走相約也。兩個說笑之間。不覺已到儒珍門首。秋澹

別了歸家。又過了數日。約會儒珍一同往拜。恰值紫宸他出。因而不遇。二人只得留下名刺。悵然而歸。次日秋澹料得紫宸必來回拜。可以款留談心。絕早便為等候。又分付樵雲請了王相公來。去不多時。儒珍已到。纔坐得下。只見門上遞進柬帖來道。是甚麼松江蘇相公。專拜大相公。定要相見的。秋澹知是紫宸。心中甚喜。連忙出外迎人。紫宸先與儒珍

遜揖後向秋遊施禮道。昨蒙枉過。弟偶他出。有失。倒履歸。甚歉然。但另柬王兄者。素昧生平。重承下降。更爲開罪。且小价失詢。尊居乞兄指示。以便答拜。秋遊笑道。兄要答拜。此兄往返千里。既有尊柬。不若留在弟處。代兄申意。何如。紫宸亦笑道。豈有此理。自是兄誑弟耳。若果千里。亦不爲遠。只求吾兄指引。自當跋涉而往。豈因道里之遙。而負是兄知遇也。

秋遊道。吾兄必要面拜王兄。此亦不難。且請坐奉茶。待小弟設施費長房之妙法。縮千里爲咫尺。不煩吾兄寸步之勞。立致王兄可乎。紫宸一時不懂。只得笑而坐下。因問道。立談許久。失瞻此位台兄。得罪良深。今日幸會。亦須請教高姓。秋遊見問。笑得一字也。回答不出。儒珍笑而接口道。昨同秋兄晉謁者。卽弟王儒珍也。紫宸方纔明白道。原來就是王兄。

鍾林仙列傳
秋兄一何游談至此耶。使弟果然覲面千里，竟在夢中這半日。說罷一齊大笑。儒珍道：前者秋兄談及羣英社事，撫掌快心，所謂大鵬健翮，豈鸚鵡同日語哉？昨日奉謁未晤，甚為怏怏。今幸秋兄見留，得挹芝宇，歡慰平生。紫宸道：兩兄雄才，軒軒霞舉，依光日月，深遂寤私。向羣英之赴，愚謂有此盛舉，自必坐多酌客，不意自秋兄一人而外，餘惟酒食是議。且一詩之易，尚猶不能，而妄建文壇，擴鼓斯譚。至此不覺激發粗豪耳。秋透道：并剪哀梨，莫喻此快。昨雞肋已飽尊拳，自後再見吾兄，必遙望而股栗矣。紫宸道：小弟平素深恨此輩，最是面目可憎，故每避之如仇。那日因踏春冷泉，悞信張其白之言，受此半日之俗惡，至今猶覺文雅多盡。儒珍笑道：依弟之見，今日兄及弟輩一見如故，方將各暢所懷，皆來自

前日社中是非張子之罪。正張子之功也。三人正在談笑。只見樵雲走來道。酒筵已備。請相公們後園坐。紫宸起身道。尙未奉謁。儒兄况兼乍會。怎好便叨盛意。儒珍道。今日秋兒知吾兄必來。故預設盛筵。特邀小弟奉陪。兄欲不顧弟舍。請俟詰朝。亦謀一樽。恭候台旌。再領尊刺。何如。紫宸笑道。晉謁須度。豈可因酒食而遲遲我行也。秋遴道。弟輩交遊最喜

脫洒。若然老學究的頭巾氣。小弟極怕。先是這一張古板面皮。迂執身段。拘束得一腔豪爽之氣。都悶死在胸中。有甚好處。紫宸道。兄論極高。但於禮恐又不能十分脫洒。今旣蒙兩兄雅愛。只得以從命爲恭敬矣。卽一齊來到後園軒中。舉目一派都是桃李紅白。參差十分春色。須臾席備。紫宸道。坐對春光。茗茗幽香。共敘哀曲。樂亦至矣。又蒙設饌陳饌。主

人情誼過深。令弟何以克當。秋遊道愧之佳
醞。又無異品。還望知己。賞之。若云情誼過深。
益令抱慚矣。談笑之間。酒已半酣。紫宸告止。
道過承雅愛。小弟已叨駘酌矣。秋遊道秉燭
夜遊。古人佳致。今日尙午。何遂言止。當是首
荷之殷。非所以娛嘉客。故未肯爲弟一醉耶。
紫宸道重擾步兵之廚。特量非滄海。頓覺酒
龍飛舞。實難再飲矣。僞珍道主人之興方濃。
吾兄當效淳于一石之醉。以體倦倦主意。如
再言止者。請受金谷之罰。紫宸無奈。只得坐
下。三人聯咏。傳盃直吃到月轉花梢。玉山頽
倒。方纔各各分別歸家。正是

月浸杯中白。

花飛筆底紅。

三人同一醉。

鼎足巧相逢。

自此之後。三箇竟成傾蓋之交。甚是莫逆。詩
酒盤桓。互相來往。倏忽又是六月中旬。天氣

十分炎熱紫宸在衙甚覺困人忽劍童從外
入來說道却纔陳相公處差樵雲送一箇柬
帖在此諒來又是請相公去遊山吃酒小的
已回他說明日早來他今去了紫宸道這狗
才孟浪極矣知他請酒的有別樣事情的却
不領他進來見我擅自回覆了他去劍童笑
道不是請相公飲酒無過接相公去做詩決
無別樣事情若相公不信請拆開一看便知
劍童倒有先見之明紫宸忙接來拆看只見
上寫着道。

湖上妓女無聲者丰韵宜人詞章驚座
且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小弟聞之不覺
心醉意欲邀

兄同往一訪謹於明晨候
駕至舍共作尋芳客也。

紫宸看畢見是秋蓬邀他訪妓他也素慕無

聲才美。久欲一會。正中下懷。到了次日。便帶了劍童來。至秋澣家中。只見儒珍已先在彼。三人揖罷就坐。談論了一會。啜過茶茗。起身一同出門。向西湖藕花居進發。行不數里。早已望見。正是

柳陰深處小欄遮。面面湖光盡藕花。
借問平康何處覓。溪橋一曲是儂家。
只因這一過訪。有分叫平康生色。才子情痴。

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此回寫王陳蘇三才子相遇也。才子相遇。所藉以彼此結契者。惟詩與酒耳。然此已成凡爲傳奇者之所以寫才子相遇。爛熟舊套。但覺汚筆。詩墨汚紙。并汚閱者之眼。作者之意。以爲東山攜妓。亦屬才人韵事。非如窮措大年。踰授室。未識阿堵中滋味。持數十青蚨。向龍鍾娼媼纏頭者比。

於是奮筆以訪妓名篇。然而作者之用心，則又甚不欲學爲才子者之汲汲焉。惟選色徵聲是務也。何言之。觀其於秋蓬之柬，云其門如市，其心若水。夫其門如市者，比比皆然。而心之水若，則不少概見。是妓而未可作妓觀矣。其意若曰：藉非心之若水，彼陳與王也。蘇也不之訪也。卽謂之心中無妓，并紙王亦曾未有妓也可。

鐵花仙史



第八回

白雲留醉月聯詩

詩曰。

水曲山幽處。

紅樓藏好春。

坐花聯妙句。

對月醉痴情。

說這無聲，不過是一箇妓女，若沒有些才氣，怎便聳動得那三箇書獃，使他這般着魔，竟

不避炎暑之威。共發山陰之興。原來這無聲
姓水。住居西湖上。藕花居地面。年方二八。才
踰蘇小。貌並玉嬪。色藝爲一時之冠。芳名直
接古昔。這也是紅顏薄命的招牌。但他的心
性。却具得十分古怪。身雖妓女。這倚門賣俏
的醜態。却一切洗盡。倒好像箇寒素書生。每
日只是閉戶焚香。抄寫經卷。佈施有興。時或
吟詩一二首。亦只是些悲感之辭。芳年漸長。

鴛母便要他接客。初時不從。後因逼得急了。
強而後可。亦只與客侑觴。從人代筆。立志不
肯失身。身邊帶有小利刃。若再逼他接客。
歇宿。便行自刎。鴛母見他性如烈火。怕真箇
做出來。連陪酒賣字的趣錢也沒有了。豈不
可惜。沒奈何。只得由他。自此之後。車馬盈門。
不是交墨相央。便是把盞行樂。每日也有兩
把銀子進益。儒教鴛母用度。從此名傾遠近。

都慕爲女中學士。又畏是帶刀指揮只好於酒席筆墨之間清談雅詠而已。水無聲倒也。合着自己的心事。就中詳察人材。要擇箇可托終身者。了畢終身之事。豈期留心選覓。並無一箇中得無聲之意。因喟然道。以天下之大。終不然竟沒一箇如我水無聲的男子。不成不然。何才美之難遇也。豈我水無聲命薄緣慳。終當白首紅樓。而淪沒於火坑耶。正爾

感嘆。忽見鴉母笑嘻嘻走入道。今日吾兒的喜事到了。無聲道。有何喜事。母親這般快活。鴉母道。有三箇與你一樣標致的小秀才。說是特來訪你。看他年紀俱少。人物俊雅。必是貴介子弟。快些出去接見。又不要任着自己性子。放慢。水無聲見說。不覺動了心事。忙整鬢而出。抬頭見紫宸等三人果俱少年。手姿超俗。便覺私喜。紫宸等見無聲。冉冉若仙子。

臨凡嬈嬈如嫦娥離月果稱紅樓絕色實堪
金屋藏嬌有詩云

淡妝素抹自精神。風動梨花別有春

嬈娜非關鞋底窄。輕盈恰稱綺羅裙

何須紅粉顏如玉。任是青樓體若金

休羨昔時蘇小小。錢塘新重水無聲

三人知卽無聲。乃一齊上前相見就坐。各敘
姓字。無聲輕啟朱唇道。久欽各位。俱當今國

士。賤妾風塵薄命。得蒙枉顧。何幸如之。儒珍
道向慕水姐芳名。思一見而未得。今幸此位
秋兄見挈。因能一瞻。足慰生平。紫宸向秋遊
道。小弟自松至杭。楚館秦樓。雖亦物色一二。
然求如水姐之丰韻。絕無一些青樓脂粉氣。
蒼竟不可得。真乃天仙化人。其才不問可知。
固宜秋兄念念也。無聲見說。知都是陪秋遊
而來的。因將秋遊看了一眼。道。陳相公乃少

年莫後。賤妾青樓薄植。豈足置貴人胸。臆秋
逃道。水卿蕙心蘭質。自是絕類離羣。每謀過
訪。常以俗冗不果。深恨緣慳。以至恒接夢寐。
今幸一會。是亦天緣。對此芳姿。心神俱醉。不
識水卿何以發付我也。無聲笑而俛首。儒珍
笑道。秋兄也忒性急。才得相逢。便已心醉。再
是少刻。豈不要醉死紫宸道。不然。韶華滿眼。
春色已濃。牡丹枝焉得不萌芽乎。小弟常以

魯男子自許。至此亦覺心動。况陳秋遊耶。說
罷。一齊大笑。正是

風流原有種。

慧黠更多才。

兩意相投契。

春光幸莫猜。

大家正在詠諧之際。只見鴛母走來說道。此
處炎熱。我兒何不請各位相公到白雲留去
坐。水無聲便起身相邀。原來這白雲留。乃是
無聲的書室。半爲水閣。半作卧房。三人進到

裏面推開白碧紗窗，一帶斑竹小欄，恰臨西湖之水。閣前彌望，盡是荷花開得清香可愛。上懸小額，楷書白雲留三字。四壁圖畫縱橫，滿架琴書，晴趣鋪設精雅，潔不容唾。三人坐定，暖茗焚香，牕外遠山擁翠，閣前近水生涼。荷風時至，香沁心骨，各各披襟談笑。秋遊道久，聞水唧技妙琵琶，值此良辰美景，願請一奏。不才雖欠知音，敢以洞簫奉和。未識水唧

以爲然否。無聲笑道：賤妾雖性喜琵琶，但愚若膠柱，僅堪擊缶。陳相公藝精簫史，技越玉喬，恐青樓下技不堪並奏。儒珍道不遇知音，不與彈，可以知音如秋兄，尚有待乎。水姐不必過謙，我等洗耳候教。無聲笑了一聲，徐起。添香斟茗，然後抱過琵琶，理絃起調。秋遊吹簫和之，聲調瀏亮，音韻淒涼。果然吹彈得清風徐至，枝鳥停啼，悄然曲盡，而尚嫻餘音。紫

宸撫掌道。妙哉琵琶。令人頓起遺世之思。誠不減潯陽江上聲也。儒珍道。變煩熱爲清涼。化炎蒸作和煦。有此妙音。固無怪白雲之留矣。因向秋澐道。水姐之美。幸已識矣。琵琶之妙。亦已聽矣。夕陽在山。其盍攜手同歸乎。無聲見說。目視秋澐。有不捨得放歸之意。秋澐神魂失據。因答儒珍道。天色尙早。不妨再坐片刻。兄何欲歸之急。儒珍早已窺見二人心事。只做不知道。一日已盡。豈惜片刻。但此離兄府。爲路甚遙。非弟獨急於歸。卽兄亦當念令堂老伯母。倚門倚閭而望。勿蹈遊子忘歸之誦。弟等與有光焉。倘兄情有所鍾。不妨另日再來。秋澐此際。欲要歸時。見那無聲媚眼留情。何忍遽別。欲待不歸。則儒珍正言厲色。催促再三。弄得竟沒了主意。只是箇徘徊不應。倒是紫宸笑道。儒兄也不必太作惡了。秋

鏡花仙史
兄之心早已醉矣。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馬琴心。今宵巫女襄王。自然會陽臺之上。更欲何歸。儒珍笑道：這倒未必。誰不羨水姐是帶刀貞妓。豈肯妄失身與陳秋濤那說罷。一齊大笑。秋濤道：今日蒙兩兄推愛。水卿不棄。小弟作東。煮茗看花。以盡一日之興。何如。儒珍起身道：小弟先別。兩兄請自盤桓。紫宸忙拉住道：兄又何故而欲先歸。莫非見怪弟輩之意。

儒珍道：秋兄適言煮茗看花。但小弟與這盧仝。素來反目。故欲先歸。以避水厄耳。紫宸見說笑道：原來爲此。但兄一去。便覺乏興。待小弟驅却盧仝。懇秋兄喚出麴生。與兄盤桓。何如。秋濤道：儒兄必有緊要之務。故迫欲歸。忝在知己。豈可因飲啄而悞其正事。弟自與紫兄相對而飲。亦不爲乏興。斷不敢屈留。以阻儒兄歸興。請自尊便。儒珍笑道：這倒不然。麴

生與弟最稱莫逆。小弟同他詼諧，方不寂寞。若小弟不在坐，麴生也自乏興。還將笑兒輩少調停也。秋透回顧紫宸道：「要這一杯酒吃費了許多唇舌，豈不苦哉。」方才這一席話，可作儒兒討酒吃的小引說罷，又各大笑。時席已設，四人坐定，傳盃遞盞，雅謔清談，甚是暢適。酒至半酣，那輪明月已上東山。紫宸道：「今夕諸樂俱備，豈可無詩以紀其盛？」令花月笑

吾儕俗子乎。儒珍道：「紫兄所諭極是，請先賜教。」弟輩當繼咏也。紫宸道：「今夕乃秋兒水姐之佳期，該當先咏。」弟與兄和以賀之。方爲韵致。秋透道：「紫兄言固是，但弟爲東道主，豈有主唱而賓和者耶？還是兩兄起手。」弟與水卿後繼爲妾。儒珍道：「以今夕而論，移東道爲台色，借明月爲花燭，則催妝之句，還該誰賦？」弟與紫兄在此，不過同觀花燭，又算婚証，豈可

更以賓主論。秋兒先請催粧。弟與紫兒打點
壽手來打新郎耳。秋遊笑道。既蒙兩兄見推。
小弟只得先吟引打了。但詩題必得兩兄所
命。難道竟叫小弟自命。自吟不成。紫宸道。卽
景爲題是絕妙的了。何必別尋。秋遊點首。卽
將月色蓮花爲題。接筆立就一絕。紫宸接過
與儒珍同看。其詩道

月明水殿玉欄杆。嬌冶颿波若倩憐。

爲惜芳香人已醉。相扶笑折並頭蓮。
紫宸看畢道。此詩借景描情。以情托景。不卽
不離。韻和語雅。堪稱卽景絕唱。儒珍道。詩雖
絕佳。可惜錯下了一字。所謂白璧一瑕。秋遊
忙問道。小弟急於應命。故爾失檢。竟不知差
了何字。乞兄指示爲幸。儒珍笑道。兄詩第三
句爲惜芳香人已醉。極該改作心已醉。方爲
妥當。不然時便不合前腔了。秋遊見說。方知

是戲謔亦笑道兄也不必翻弟舊卷即使心
醉不過情之所鍾却還正大光明譬如吾兄
在暗裏垂涎這弋陽腔更好看哩說得一齊
捧腹大笑紫宸道且不要打諢如今該是水
姐賡和了無聲道雖說地磚引玉然念塗鴉
技量豈足與大方酬和倒是不咏的妙紫宸
道久慕水姐詩名豈有不賦之理自然也要
請教使我等一識香奩佳句無聲只得搦管

和韵一首道。

臨波無語倚欄杆。不是濂溪誰解憐。

縱使月明甘露降。須無一滴到紅蓮。

秋遶見詩驚問道觀卿詩中之意大有悲感
果蓮花未遇濂溪者耶無聲杏臉微紅嬌羞
半响道妾雖不幸墮落風塵但志甘淡泊誓
以不污故佩小刀自衛潔此微軀待得其人
雖裙布釵荆而終身之願足矣紫宸與秋遶

見說俱不勝嗟嘆。儒珍道：如今詩該紫兄捉筆了。紫宸因亦揮成一首道。

荷花十里映欄杆。朶朶應生才子憐。

欲將媚語邀明月。先吐枝頭五色蓮。

王儒珍接下去也。自吟成一首道。

花開玉井傍欄杆。葉底游魚豈爲憐。

湘簾倦舒人意懶。一池明月半池蓮。

紫宸道：儒兄之作雖佳。不免微有妬意。儒珍

笑道：魯男子尚自心動。漢相如安得不風魔耶。秋遴道：也只好在葉底風魔。怎及得小弟在花前心醉。紫宸道：今夕酒已極歡。月色將午。弟等別去。莫悞秋兄良宵。秋遴道：夜深路遠。不如在此同榻。儒珍笑道：別榻可同。此榻恐未可也。兄請自便。秋遴自知失言。因相顧大笑。紫宸儒珍便起身作別。步月而歸。不提。且說秋遴送了紫宸儒珍。與水無聲重整盃。

盤細談衷曲秋透道觀卿天姿韶秀舉止溫雅可惜悞生門戶以致埋沒芳容無聲見說淒然道賤妾此身並非水氏親出妾本籍係松江華亭父親文錦瀾由武魁爲台州總鎮有仇家莫姓囑弁兵誣首家君剋減軍糧當道不察信一卒之僞詞竟要論賊究處家君有冤難伸懷着忿氣夜持利刃潛入仇家殺其一門不留遺類因卽亡命他方不知去向

後來傳言在天台中煉道亦未知果否時妾年方六歲母死父離他鄉流落更無親人依傍又被官賣贖罪不幸悞入青樓言之痛人秋透道原來果是宦族名姝竟一淪沒至此良可悲嘆但適言待得其人不知欲得何等之人方中芳卿之選豈以武林人文之盛竟無一人如願者乎無聲道妾自陷此火坑蓋亦閱人多矣風流才美相兼固未有如君

者何幸今宵會此不覺佩刃爲君解耳倘蒙
不棄烟花得備小星之列今生志願足矣如
其不允有死相從言畢淚汪然欲下秋蓬見
無聲之言出自真誠心甚憐憫因慰之道芳
卿美意某豈不知芳卿固是多情女寧陳某
肯作負心郎耶且畢今夕之歡娛再謀異日
之完聚可耳無聲道賤妾不污之願以圖從
一而終既蒙君子之仁慨賜溫語願於花前

月下更矢一言則百年莫易矣秋蓬大喜二
人拜月立誓結成連理誓畢而坐秋蓬在月
光之下將無聲芳姿細玩容光飛舞嬌媚逾
常不覺心旌搖曳時夜已深即便相懇就寢
攜手入幃正是

化蝶能通夢。

游蜂浪作媒。

雕欄行共倚。

綉褥臥相偎。

只因這一會合有分叫連理枝被椿庭隔斷

忽相逢隨湖水東流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前我言作者意中不欲人汲汲於選色微聲固已然作者之意又謂才子而既已狎妓必言其於鶯歌悅耳蜂舞快日之外不復有所深染是亦迂儒之見裝頭而不知所以蓋脚者也故寫秋蓬不必不與無聲定情白雲留要難其寫俗腸而曾不

見一俗筆耳向見談制藝者拈一小題欲於對面反面旁面四路挑剔令題神不待指點而勢自躍如稗官亦爾正面無多全賴有烘雲托月之法方見恢恢游刃若但寫正面縱用筆極雅要仍無解於俗故能知紫宸儒珍之詼諧打諢不作詼諧打諢觀是則可與論文者

